

阳光作家文丛

底色

许传播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底色

I247.57
613

许传播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色 / 许传播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10

(阳光作家丛书 / 徐迅主编)

ISBN 7—5059—4302—2

I. 底...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754 号

书 名	阳光作家丛书(10 册)
主 编	徐 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史 果
责任校对	刘 俊 宋晓临
责任印制	史 果
排 版	晓 黎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00 千字
印 张	93.2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套
书 号	ISBN7—5059—4302—2/I·3349
定 价	176.00 元

阳光作家文丛

* 底 色 / 许传操著

* 学林漫笔 / 吴晓煜著

* 夜耕村杂记 / 吴晓煜著

* 交响乐章 / 陈玉则著

* 绿苑清芬 / 陈玉则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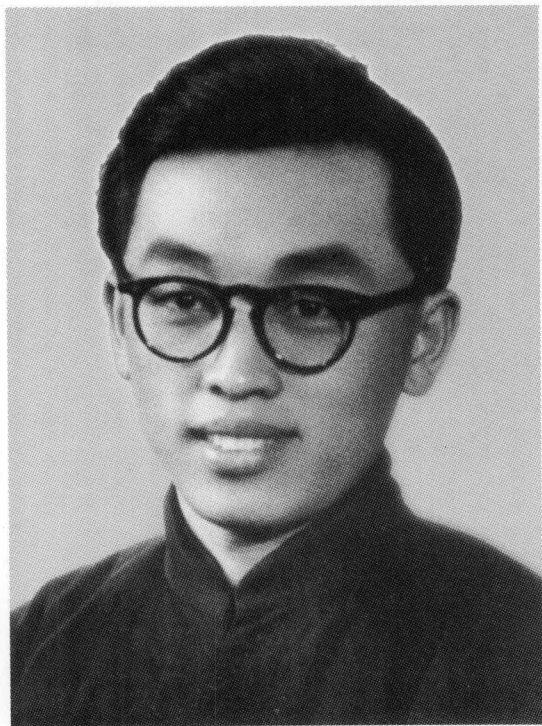
* 阳光灿烂 / 王 温著

* 举一盏灯到眉前 / 张立泉著

* 畸 胎 / 李仁堂著

* 活着，不要辜负生命 / 成善一著

* 草茉莉的风采 / 苏学勤等著



作者像(摄于 1966 年)

自序

1980年我只身一人调来北京工作。尽管这里情况不错，身边的首长和同志们待我也友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里不是自己要呆的地方。白天在机关里忙忙碌碌觉不出什么；当工作忙完，晚上不干点什么又耐不住寂寞的时候，是一种对战友的思念和对往事的留连，促使我急着要写点东西排遣一下这积久的感情。因有这要写书的想法，一得闲便琢磨此事怎办。

最初是试着写了一些片段。自己又蒙着搞了个核心人物性格设计（附在书后）。又苦想了几个月，尽自己所能理出一些自以为写书人都要知晓的所谓主题、主义、背景、格调、结构、章法、文体、细节、人名、书名以及特殊叙事手法甚至想到文章的音乐效果等等。作了这些准备之后，拉出一个总共有121回的章回小说提纲。

1983年部队裁军撤销几个兵种我转业到煤炭部。部队撤销前后工作特别忙顾不上此事。1984年开始动笔。原以为从未写过小说只怕一天写不出几个字，叫人想不到的是这一下笔就停不下来，好似有千言万语等在那里。也忘了写了多少个晚上，当第一回写完才发现眼前这稿子积有半尺厚，我大致数了字数，竟有十几万言。这如何了得！

第一回写完之后我发现这样写下去不行。不知又想了多少天最终放弃章回的想法。因我喜欢油画，决定按绘制一幅油画的几道程序把此书分成《底色》、《勾赭》、《彩绘》、《银簧》四卷。这么改了一下，头脑反倒清醒一些，好像没用多少时间把那第一回的十几万字改了几稿，成为此书《底色》。

《底色》写完之后，曾经用小楷誊清过一次并复印出来给极少的人看过。再没往下写，也没有想过要发表。时隔十几年把此书拿出来，也是身边友人催促的结果：因为自己觉着，我这书纯属个人消遣，题材上没有什么重大意义，艺术上的追求也只是一次尝试。同时又担心书中对《红楼梦》、《金瓶梅》研究有些粗浅观点和提及诸多文物会给学术界和文博界添乱，所以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如果有添乱的地方，请各路专家学者只可当小说看，千万不要认真才是。

至于书中有些批语，这是个人研究脂批留下的东西。当时我是想拿自己的东西，通过自己加写批语来体验一下脂砚斋当年为《石头记》作批时的心情和口气。打清样时，朋友们说批语留下可以给读者批评此书当个参考，所以就留了下来。

此书末尾用了传统的悬疑手法。如果接着写下去，要把这疑问解开才是。不想这所疑之事悬了18年，时到今日我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这只开了一个头的故事是否还要接着写下去。如果接着写，好像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心境；如果不往下写了，悬在那里的疑团也就只好让它永远地悬在那里了。

写了上面的话，是为书前自序。

作 者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章 兰 丽	1
第 二 章 敏 青	16
第 三 章 阿 樱	35
第 四 章 洛 普	53
第 五 章 望 月	64
第 六 章 切 脉	87
第 七 章 五 鹤	101
第 八 章 草 帽	125
第 九 章 云 霞	136
第 十 章 探 渊	156
第 十 一 章 树 下	179
第 十 二 章 桑 拿	193
第 十 三 章 玉 珍	208
第 十 四 章 三 卿	221
尾 声 玉 簪	232
大宽的外表与性格设计	238

第一章 兰丽

(此开卷第一章 标题《兰丽》,故事也就开门见山从兰丽说起)

兰丽走出浴室天已薄暮。微风吹来,她感到裸露的四肢格外舒适。时令尚未入暑,一般女青年都还穿着长裤,可兰丽已是短裙了,齐肩掐腰的薄衫,款式入时的凉鞋,兼着她身体修长原本四肢就匀称,再有风儿吹拂,这少女的体态益发显得优美风骚。如果在白天,两条腿就这么高高地露着怕是够扎眼的,好在夜幕将临,街上行人稀少,这身打扮还不怎么显。

兰丽一向开朗,行动潇洒大方,尽管有人面前面后说她一个学生家未免过于风流了,她也从不介意,照样是年年夏天在学校里第一个穿上这薄衫、短裙和那益发使她显得身体修长的高跟凉鞋。**(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流,当时在校学生散穿短裙高跟鞋,就已经风流得要不得了)**

兰丽正当妙龄,思想上想不了许多,天气热了,谁不想穿单薄些早图个凉快呢!她倒不是有意卖弄什么,也未必故意打扮出与众不同的新奇样招惹人们注意,不过是少女爱美之心罢了。不过这时候的兰丽对自己的容貌对自己的身体姣好到什么程度已

是很有知觉了。先前，每次从浴池中出来光身子站那更衣间大镜子前，从未注意过自己的身体；近来也不知脑子里生出什么想法，每当她又站在镜前借着擦身和梳理头发的机会不时窥看自己，她好像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什么奥秘似的——“那书里形容女人的那些好看样，画上画的那些丰美的什么玉体，再好还能好到哪儿去呢？不过如此罢了。”这么一来，一种俗人不解的念头渐渐枝蔓起来，她这短裙也就益发穿得早益发裁得短了。

暮色中没人去理会一个少女的衣着。可这傍晚的暖风像是存心和这少女顽皮似的，一会从前面吹来，一会又绕到身后，一会在人头顶上盘旋，一会又从地下冲起，所以兰丽这小裙子便随风起舞：一会贴身，一会撩起，一会那裙边又呼啦呼啦地在她丰厚的腿上拍打着。兰丽心里不由一阵惬意却要不时把这被风撩起的裙子按将下去。

一件事忽地涌上心来，兰丽不再去玩味这晚风的爱抚。她不知从身上什么地方摸出两张电影票，明知那座号是挨着的还要再看个仔细。看着看着脚步放慢了，心中一股含糊不清的欣慰把她引进莫名其妙的遐想之中——“我们坐在一起是什么样呢？（一想）是一本正经只管看银幕上还是小声讲点什么话呢？（二想）是我主动找话和他讲还是等他找我讲我再搭他的话呢？（三想）我们小声讲话时候是离远点还是稍微挨近点呢？（四想）挨近挨多近呢？（五想）肩膀挨着肩膀这样好不好呢？（六想）肩膀挨着了肩膀他不躲还好他若一挨着就躲开可怎么好呢？（七想）是随他怎么躲还是你越躲我就越往你这边歪还是就拉他一下呢？（八想）拉他一下他会不会就老实过来呢？（九想）他若一拉就过来，要不要和他拉住手呢？（十想）看完电影上哪去呢？（十一想）是回宿舍是逛大街还是去花园找个没人地方说说我的

意思呢？（十二想）我的意思是下次再说还是这次先谈点别的看看他对我的态度再说还是不管他态度怎样我就先把我的意思说给他呢？（十三想）他知道我的意思会怎么样呢？（十四想）他不会不好意思呢？（十五想）他会不会痛快答应呢？（十六想）他若痛快就答应会不会突然激动起来呢？（十七想）他若果真激动起来提出要……或是提也不提就……那我是假装生气还是顺着他就叫他轻轻亲一下呢？（十八想）这轻轻叫他亲一下又是什么样……样呢？（十九想 兰丽当年十九岁，一路安排几十想）”想到此，兰丽忽觉脸上一热，胸口别别乱跳，嗓眼儿里格儿格儿地快要乐出声儿来了。（先写乐出声是往好里想）

“这哪能呢？第一次在一起就这样，这哪能呢？况且大宽这人看着像似不明白这事似的。就是他明白，还不知我要请他，就是知我请他，他那傲慢别扭劲还不知肯不肯跟我去。真是的，怎么没想到这一层？若是他真的不肯跟我去，叫人碰钉子难看下不了台那可怎么办呢？唉！”兰丽唉叹一声，她突然感到一块大石头向胸口压来，脚步越来越慢，慢得快要停下来了。（再写大石头是心中起疑惑）

“大宽哪大宽，和你同学四年也没摸透你的心。你一天乐呵呵也不知你是个什么样人。有时见你像汪清澄澄干净水，一看就能看到底儿；有时你又像个无底洞，深邃得叫人犯糊涂。说你是颗夜明珠，（大宽手里确有传世夜明珠）就见你不时闪烁奇异的光；说你是那野山上没人爱吃的硬秋梨，又发现你酸涩而又粗俗。你笑起来的时候好像天下的好看样都在你脸上；可你火起来，天哪！你简直像头毫无教养的毛驴子。尽管这样，老师同学还是都说你好。大家都说你好，我何尝不觉得你也好？不觉得你好我怎么会顾不了许多这样主动地想和你好？可你怎么就不像

我觉着你好那样觉着我也好地想着和我好呢？你和女同学不大爱讲话，从不主动找我们拉拉呱，可也不一样呀！你和李爱娟和王敏青怎么那么多话？（**为二人出场先整一笔**）为什么和我就没有话？她们一见了你亲得就像是一家人，怎么你一见了我就傲慢得像那三只眼的二郎神？你一天东画西画好像对谁都感兴趣，怎么对我就看不出感一点兴趣？李爱娟土里土气那么大脸盘有什么好？你老画；王敏青不过手胖乎一点，你也画没完；（**为后面大宽画敏青先露点风**）可我从上到下哪儿不好？你怎么一次也不请我给我画一画？再说，你功课好，我差吗？你漂亮，我丑吗？你长得白净，我黑吗？至于你有才，这方面虽说不如你，可我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呀？还有，我想和你好，大家都知道，你再不明事，风也该听一些，你听到些风也不能这么故意装糊涂死木头似的没有一点反应呀？（**书中几处说大宽死木头，此为第一句**）大宽哪大宽，不知你存的什么心，也不全面看看自己就这样自大！？你一点儿小个，看着还没有我高，（**大宽的身高取当时中国男人的平均数是1.67米 此等身材在当今属二等残废**）家又那破样我都不嫌你，你凭什么可以嫌我呢？（**家又那破样的当时有几十万**）既知你嫌我，我又何苦来这样故作多情偏要找你呢？可不找你又叫我找谁呢？有谁像你这么好这么有才这么叫人又爱又怕又不敢亲近恨得人牙痒痒呢？眼看毕业就要分手了，现在不说出来叫你知道，不定下来要求分在一起，等一分开，上哪儿还能找到像你这样的该死东西呢？”（**接着十九想，又有二十几想**）

兰丽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她手捧两张电影票忧心忡忡不能自己，想到这不能成的事不由一阵酸痛上涌，两滴大眼泪重水一般夺眶而出，叭嗒一声落在地上，兰丽脚下人行道的水泥板上顿时显出两块清晰的大水印。（**又写流眼泪是觉事不成**）

“情况或许不是这样的吧？”兰丽转念一想：“大宽对我虽看不出怎样亲热，其实也未见明显厌恶。他对李爱娟好，李爱娟是他入团培养人呀！他对王敏青好，他们座位挨得近呀！（大宽坐在第三排，敏青坐在大宽斜后手第四排，也不是特近）况且王敏青早有个导演电影的好对象，（有没有只是传言）李爱娟岁数又比他大，大宽也是知道的。再说，大宽除了对这两位看着好些，他对我对别的女同学也都一样的。不是这原因要不是他穷的？他家境不好，这几年连书都买不起，一边念书一边找活儿做零工，一天忙那样，或是没顾上想这事吧？或是他自尊心特强，知道我要和他好，故意躲着我吧？如果这些再不是，那……一定是他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不敢高攀于我吧？（二十几想之后又有五六想）既这样，那……我……唉！”想到这，兰丽眼前一亮，抽紧的心为之一宽，神不由主地一蹦跶，两只小手叭地合在一起，竟拍出个脆响来。路上行人见路灯下一位标致女青年先是念佛一般傻站着，突地一蹦，又叭地一响，不由吓了一跳。（后写拍巴掌看似有转机）

兰丽全然没顾到这些，只是想着要去快去。在，大宽是一定在教室，这些年早已摸准他这习惯，只是他一做起事来再叫他停下可就难了。兰丽想罢即刻移动脚步风飘也似直向学校走去。（当时学校里面没有洗澡地方，学生洗澡要到校外去洗）

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一片寂静。教学大楼上静悄悄看不见人影，只有从校门到楼前的两排紫丁香树丛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兰丽觉着今晚上丁香花的香气香得格外浓烈，（此处丁香之浓烈和尾声玉簪之浓烈一前一后遥相呼应）竟像是这些花儿们也猜着了她的心思，故意多放些香气出来在这里撩拨人心。“呀！这可是多谢了！”兰丽十分知觉。一阵暖风吹来，两排丁香

婆婆欲舞，修长的枝条像无数友好的手臂要拉她留下共语。兰丽扭脸朝树影一笑：“今天可没空和你们玩了，（**兰丽对丁香此语又与尾声大宽对玉簪之语遥相呼应**）我还有了不得的大事要办呢！等一会我同大宽出来，”兰丽向丁香树一挤眼儿，打个手势，嘴里又“咦”地一声，“那时候再来招你们两支。”兰丽觉着身上像长出了能带她飞舞的翅膀，自己的身体从未感到如此轻盈，丰美的四肢从未有过这样舒展，她有意把鞋跟踏得格格作响，（**此处写兰丽鞋跟格格作响为第十一章截断鞋跟先递个消息**）借以显示青春的活力和心中的向往。看看到了楼门口，兰丽几步快走跃上台阶，只见她婀娜的身影忽悠一闪消逝在楼前。

兰丽一上二楼，急忙歪脖看自己班教室，明亮的灯光告诉她，教室里有人。兰丽心头一喜，紧走几步恨不能立时来到大宽身边。可她不知想起何事，又把脚步慢下来，轻手轻脚移到教室门前。兰丽站在门口忽觉心头乱跳，忙用手按胸口自语道：“我还没怎样，你怎么先慌乱起来，快不要这样别别地跳。”兰丽伫立片刻，待心神安定呼吸平稳了正要出手推门，突然想起：“先别进去，看他做什么呢。”兰丽后退几步挨窗户找缝儿。找到最后一扇窗子也未找见一处。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些窗户底下玻璃上都死死涂满白漆，以前竟没有注意。抬头见第二层玻璃明晃晃没有抹上，便踮脚试了几试，又太高上不去。兰丽正自着急，猛然间见教室门齐胸处一条光束正在那里发亮，原来门板上一个树节脱落，刚好一个小洞射出光线来。兰丽急忙奔过去，猫腰扭脸用一只眼往里面窥视：“呀！”果不其然，就大宽一人坐自己座位上，没做什么，手里却捧个鼓溜溜大纸袋不知为何正在那里发呆。（**大宽很少发呆**）

兰丽正不解大宽为何一人发呆，又不知那纸袋中装有何物，

忽见大宽将纸袋翻转来一提，忽地倒出一堆照片在桌上。兰丽“呀”了一声：“这回想起来了，前些天毕业考试一完，同学们纷纷互赠照片留念，不知为什么刮起一阵风，大家都给大宽送照片，自己班的不必说，别的班同学也竞相赠送；这还罢了，奇怪的是一些低年级同学不知认识不认识也巴巴地送照片给他，估计这一星期大宽少也收有一二百张了，必是今晚没事他要独自欣赏一番。”

兰丽忽想起自己那张也一定在里面，那是张四寸上了色彩的，想必比别人送的都大。兰丽急想知道大宽看自己照片是何样表情，眼睛便贴近那小洞往里面细看。只见大宽边看边数数，数了半天，桌上一堆都数完了也没见数到自己那张大的，便有些沉不住气：“我那可是特地为他照的，跑了几家照相馆，照了几次才选出这么一张，又用香片夹着薰了几天才封好了送他的，我这样用心，他这东西别是不当事给我弄丢了？”兰丽正自着急，见大宽在书桌里乱翻，翻半天翻出个笔记本，从里面拿出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倒出张大照片来。兰丽心里一喜：“呀，就是了！我那张就是用这信封封好了送他的，难为大宽另眼相看，没把我的照片和大伙掺在一起，必是自己珍重的另外放着。”兰丽心中一阵欣慰，亦发想看看大宽看自己照片是何样表情。

兰丽正要细看，忽觉眼睛痒痒，原来是眼睫毛碰着小洞沿儿上了。兰丽急忙揉了揉眼继续往里面看。见大宽拿起她的照片看时，眉头一皱似有所思，接着就把照片往嘴边移来。兰丽一阵心跳：“这东西偷摸做什么呢？”可大宽只闻了一下便撂在照片堆上。兰丽一阵心灰：“这东西也不细看看，闻一下管什么用！”

兰丽见大宽拿自己照片也未当事，仍和大伙的放在一起，心中一片寡淡。正不自在，见大宽把自己照片又捡出来放在一边，

其余的放回纸袋在书桌里放好，然后把她那照片放回信封重新夹在笔记本里却在手中紧紧握了半日才放回书桌，大有恋恋不舍之意。兰丽见此未生出欢喜，却莫名其妙地心头一热，几要滴下泪来。

大宽把照片放好了，两手便拄在桌子两角上，眉头紧锁，仰视前方，竟是一脸愁云。继之，又把头狠狠俯下，低得几要扎进怀里。细听，他嘴里喃喃不知所云，唧唧然又似有唉叹之声。兰丽素知大宽性格坚毅，凡事不为所倒，从未见他发过愁的，今日竟然愁成这样，其中必有原故。想想他这愁的来由必与自己有关。既这样，何不就去探明原委当即挑明，也好使其宽解。兰丽此时心潮混泛神思恍惚，是弯腰弯得久了一时直不起来，半日她才缓缓直起腰来却不由自主地依在了门上。门是虚掩着，如何经得这依，不想豁然洞开，一个趔趄惯进屋来。与此同时，大宽猛地抬起头来，啊地一声大叫，接着又是重重的一拳击在桌上。兰丽正收不住脚，听这啊的一声，嘭的一响，吓得往后一挣，正好惊呆在大宽桌前。

读者不知大宽为何一人在教室里发愁，又为何忽地敲桌子叫喊。原来大宽家境艰难，经济上异常窘迫，念这几年书多亏勤工俭学才勉强维持过来。临近毕业，出去实习几个月，回来又忙于实习报告和应付毕业考试，已是好久未出去找活儿补贴收入。偏偏此时同学们好事，忽地送他这许多留念照片。大宽见同学们这样看重自己，心中十分感慨很想像样地回赠一下，无奈没有这个力量。大宽算了一下，回赠这一百七八十张照片，少说也得二十元。这二十元钱对家境好的同学或许算不了什么，可大宽此时如何拿得出这个数目？一时没钱借一下也使得，偏大宽这同学虽穷得不堪却十分要脸，从不肯求借于人。又不肯求人

又要还情，然又没钱洗不来照片，看看毕业日近，别的同学一考完试都轻松得如那自由的鸟儿一般，独有大宽几天来为这照片事愁得茶饭无心，再想不出这生钱的法子。今天又逢星期六，同学们吃罢晚饭都散心去了，大宽却一人来到教室看照片发愁。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愁事愁到时候便能感动神明。大宽正百思不得主意时忽地灵性一动想出一个办法来：“我没钱，可我会画呀！人多画不过来，我会刻呀！对呀！梨木板现成的，纸也好办，自己刻个像，要多少印多少，呀呀！何等容易的事难了我好几天，真真笨得可以。”大宽因忽地有了办法如何不喜，竟乐得捶桌子叫喊起来，不想把一个趑趄进来的兰丽吓了一跳。

大宽见时候尚早，教室里又清静，说干就干，今天刻出来明天印，星期一就可以分送给大家了。大宽想罢十分高兴，立刻拿出纸笔勾起自画像来。

大宽正画得专心，忽闻一股香气钻入鼻中，不由自主紧吸两口气。大宽以为是楼下丁香花的香味飘进屋来便不以为然继续画像。画了一阵觉得这香气虽不浓烈却久久不散。细闻又不似那丁香花的香味，有点熟悉又记不起在哪里闻过，便顺这香气探脖闻去。大宽刚探出脖去，忽见一个裹着丰满肉体的湛蓝色短裙挡在眼前。大宽一愣，仰脸看时，竟是女同学兰丽芙蓉花一般玉立在眼前。（这天晚上有三位同学来找，见面方式各有不同）

大宽见兰丽突然出现在面前又非同小可的格外鲜秀，两颗亮闪闪眼珠直盯着自己，不禁唬了一跳。愣了半日才愣出一句话来：“怎么，啊是你！”（大宽有点口吃，平时不显，着急或激动时必须啊出声来才能讲话）

兰丽的肩头缩动了一下，两只胳膊直挺挺交叉着，手上两个小指紧勾在一起，见大宽仰脸望着自己半天说出句话来，身子只